

後漢紀

十一之十七

後漢紀

卷之七

後漢孝章皇帝紀上卷第十一

袁宏

建初元年春正月燉煌太守王遵酒泉太守殷彭將兵五千人破車師耿恭遣吏范羌迎軍資於燉煌羌還與大軍俱西及車師破諸將欲還羌請迎恭諸將不肯羌固請之乃分兵二千人至疎勒城城中夜聞兵聲以爲虜至皆恐羌呼曰我范羌也漢兵來相迎恭等皆稱萬歲乃開城門恭見悲喜垂涕相持明日隨軍俱還燉煌吏士餘十三人關寵病歿以喪歸西域遂絕恭至司徒鮑昱以恭節過蘇武宜蒙爵土之賞不從上拜恭爲騎都尉先恭未還恭母亡自恨不得親飯含追行喪服詔使五官中郎將馬嚴以牛酒釋恭服初班超與疎勒城

王忠首尾吏士單少徒以恩義相撫數歲幾爲龜茲所得及西域沒超孤絕有詔召超超發疏勒都尉黎弇以刀自刺曰漢使棄我去勢不能白首當復爲龜茲所屠誠不忍見漢使去故先自殺超到于闐三侯以下涕泣抱持超馬依漢如父母誠不可去超度于闐終不聽其東又畢成本志乃復從于闐還疎勒超去後而兩城降龜茲超收捕反者斬之疎勒復安是時天小旱穀貴民饑丙寅詔曰比年饑旱民頻流亡朕甚懼之公卿二千石各推精誠專以民事爲急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立秋如故事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殘順時令理冤獄五教在寬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歎露布天下使

明知朕意於是旱甚上問司徒鮑昱曰將何以復災昱
曰臣聞聖人治國三年有成陛下即位未久就政有得
失未足致異雖修禮樂崇德教亦足以移風臣前爲汝
南太守典治楚事但汝南一郡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
當其罪先帝定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家骨肉離
散孤魂不祀骸骨流離歿生被毒一人呼嗟王道爲虧
宜一切還諸徙家使生者悅歿者得歸興滅繼絕和
氣可致上從之即詔坐楚淮陽事徙者令歸本郡
袁宏曰夫物有方事有類陽者從陽陰者從陰本乎天
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天地人物各以理應矣故干
其一物是虧其氣所犯彌衆所以寒暑不調四時失序

蓋由斯也古之哲王知治化本於天理陶和在於物類故導之德禮威以刑戮使賞必當功罰必有罪然後天地羣生穆然交泰故斬一木傷一生有不得其理以爲治道未盡也而況百姓之命乎夫致之也有物則病之也必深化之也有由則穰之也有術是以炎夏餘虐以成水旱之災也堯湯蹙撫足免黎民之患由斯觀之自三代以下刑罰失中枉死無辜幾將半而欲陰陽和調水旱以時其可得乎若能寬以臨民簡以役物罰懼其濫雖不能萬物調暢同符在昔免夫甚泰之災固遠矣三月丙午隱強侯陰博坐驕溢膠東侯賈敏坐不孝皆免爲庶人甲寅山陽東平地震詔三公二千石舉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夏四月丙戌詔曰蓋褒德賞功興亡繼絕所以昭孝事親以旌善人故仁不遺德義不忘勞先王之令典也故特進膠東侯復佐命河北列在元功衛尉陰興忠貞愛國先帝休之今興子博復孫敏頑凶失道自陷刑以喪爵土朕甚憐之其封復子邯爲膠東侯興子貲爲隱強侯秋七月辛亥詔以上林兩禦田賜鰥寡貧窮不能自存者冬十一月阜陵王延與子男魴等謀反延奢泰驕佚待下嚴刻永平中有上書告延謀反者辭所連及坐死徙者甚衆有司奏誅延嗣帝以至親不忍徙阜陵王延因以見侵怨望至是復有告延與子男魴等謀反者有司檻車徵延詣廷尉

帝不聽詔貶延爲阜陵侯赦魴等罪一切勿治延在國謁者一人當監護不得與吏民通司空長史江革爲五官郎將每朝會天子常目禮之時有疾不會輒令大官送餐醪恩寵莫與爲比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等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畏慎一無所受上益善之革字次伯齊國臨淄人也居家專心於孝養不爲修飾之行務適親意而已嘗自爲母炊爨不任妻子每至歲時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勞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鄰里稱之曰江巨孝太守嘗以禮召之母老不應及母卒哭泣不絕聲常寢冢廬服竟不忍除太守遣掾釋服固請以爲吏舉孝廉爲郎補楚太僕月餘自

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傅贈送
辭不受既爲中郎將復上書乞骸骨轉諫議大夫告歸
遣子奐詣闕謝病篤天子思革篤行詔齊相曰諫議大
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如何夫孝百行之本冠衆善
之始也國家每惟忠孝之士未嘗不及革也縣以見穀
千斛賜巨孝嘗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一頭酒二斛終
身以顯異行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名行於
天下廬江毛義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故往候
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爲守令義喜甚動於顏色奉
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去義母死棄官行服
進退必以禮賢良公車徵皆不至張奉歎曰賢者之心

故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也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也天子聞而嘉之賜穀千斛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汝南薛苞字孟嘗喪母以至孝聞後母憎苞出令別居苞日夜號泣不肯去被歐打不得已廬住門外旦夕灑埽進養父怒之又廬於里頭晨昏不廢積歲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其哀而弟子求出居苞不能止乃中分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取朽者曰我服之久身所安也徵拜侍中苞性恬虛以灰自乞有詔聽焉禮如毛義華嶠曰孔子稱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

生無以養歿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鐘鼓非樂云
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養之主而養不可廢夫務
器而忘本樂之過也崇養以傷行養之累也故定以道
養周公之禮致四海之祭定以義養則仲由之粥無驕
慢之性夫患啜菽粥之麤干祿以求養是以祿親也孜
孜於致孝孝成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孔子稱孝哉
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之言言其孝皆合於道
莫可復間也先代石氏父子稱孝子慶相齊人慕其孝
而治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
政也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爲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以
成名受祿可謂能孝養也

二年夏四月徙羌降者於河東封汝南王舅陰堂爲西陵侯楚王英子五人爲列侯勿置相臣吏人戍子有司依舊典奏封諸舅太后詔曰有舊典舅氏一人封也吾非謙而不爲誠昧所可耳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餓餒者而欲施封爵上行之爲失政臣受之爲喪軀不可明矣先帝嘗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何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出不及履而至門此遽伯玉之敬也又有好賢下士吐握之名親陽侯雖剛強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鹿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

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也言之不舍晝
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
立耳目之塞也吾萬乘主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旁
人無香熏之飾衣但布帛如是者欲以身率服衆也以
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刻但發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
濯龍門上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龍吾亦不譴怒之但
絕其歲用冀以默媿其心而猶駑怠無憂國忘家者知
臣莫若君況親屬乎上固請封之太后詔曰吾反覆念
之欲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虛之名而令帝受不外施之
哉竇太后欲封皇父曲周侯言高祖要無軍功非劉
氏不封今馬氏無功於漢不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也

今輦轂下民食不造歲湯火之憂也柰何欲以此時封
爵舅氏令吾無面目於園陵而令帝不知稼穡之艱難
不可明矣吾懼富貴重疊若再實木根必傷也且人所
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養親奉祭祀身溫飽也祭祀則受
大官之賜其身則御府之餘尚未足邪而必當一縣封
乎吾計之孰矣勿有疑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遭變異
穀價數倍憂惶晝夜坐起不安而欲違慈母之拳拳吾
素剛急有曾中氣不可不慎子之未冠由於父母已冠
成人則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未逾三年之故自吾
家族故得專之穰歲之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
不能復知政於是止不封初明帝寢疾馬防爲黃門郎

叅侍醫藥及太后爲明帝起居注削去防名上即位太后詔三輔諸馬婚親有囑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防等治母喪起墳逾制度太后以爲言即時削減自後諸王公主家莫敢犯者率相效以素被服如一上下相承不嚴而化太后置織室於濯龍中內以自娛外以先女功衣大練御者禿帟不緣諸主家朝請望見后袍極麤疎反以爲侍婢之數就視乃非人知者莫不歎息是時廖爲衛尉防爲城門校尉光爲越騎校尉廖等皆好施愛士藉以名勢賓客爭歸之言事者多以爲譏雖天子亦不善也秋盧水羌反以城門校尉馬防行車騎將軍與長水校尉耿恭率師征之司空第五倫諫曰臣愚

以爲貴戚可封侯富之不當豫於國事何者有過繩以
法則負下竊聞馬防當西征臣誠以防親舅皇太后慈
仁脫有纖芥之難爲意此陛下之憂不從防遂出征大
破羌恭到隴西上言宜令車騎將軍防屯漢陽以爲威
重昔安封侯竇融懷集羌胡開其歡心子孫於今樂聞
竇氏大鴻臚固前擊白山盧水間固至三日而兵合卒
克白山盧水固之力也宜復遣固奉大使又薦臨邑侯
劉復素好邊事明略卓異反以微過歸國宜令以功自
效令復將烏桓兵所向必克由是忤於防防令謁者李
譚奏恭不憂軍被詔怨望徵下獄免官本郡上欲爲原
陵顯節陵置國於是東平王蒼上疏諫曰臣竊見光武

皇帝躬儉約之質觀終始之分初營壽陵具遵古制孝
明皇帝大孝不違奉而行之不敢有所加焉至於自奉
之禮尤爲儉約謙謙之美於斯爲盛臣愚以爲園邑之
興由秦以來非古之制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沉郭郭
哉上違先帝之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
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之教言之俗不欲
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乖禮典稽之時
宜則違民欲求之吉凶未見其福陛下追考祖禰思慕
無已誠恐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之美不
暢於無窮也帝雅敬蒼從之而止

三年春正月己酉大赦天下詔東平王曰聞於師曰其